



司马迁祠散记

□任建新

乙巳年深秋,与友人专程到司马迁的故乡陕西省韩城市,拜谒这位写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巨著的伟大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

司马迁祠(当地人称司马庙)位于韩城市南十公里的芝川镇,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(310)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:“墓前有庙,庙前有碑,永嘉四年,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,大其功德,遂建石室,立碑树桓。太史公自序曰:‘迁生于龙门,是其坟墟所在矣。’”其后,司马迁祠历经1700多年历史风云,北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各朝都有修葺增建。20世纪50年代起,国家对司马迁祠进行了多次保护性修缮;2014年司马迁祠获评国家4A级景区。

司马迁祠建在一座叫韩奔坡的高岗上,游客从山下入口一进景区,就会被宽阔的司马迁祭祀大道,尤其是两侧的巨型石雕所震撼,一组组石雕展现了《史记》十二本纪的脉络与主要人物,气势恢弘。大道尽头直抵1.8万平方米的祭祀广场,高达12米的司马迁铜像面容清瘦,右手持简,蹙眉远望,令人心生景仰。

景区的核心在高岗上,由横跨芝水的芝秀桥开始,沿司马古道(原名“韩奔道”),依崖就势,层递而上,经四重高台、九十九级台阶,直至顶端的献殿、寝宫和司马迁墓。芝秀桥始建于明隆庆年间,现存桥梁为1936年杨虎城与邵力子拨款重修。司马古道是春秋战国时晋(魏)国在河西的一条要道,路中间现有石条为北宋时铺设,九十九级台阶则修建于清康熙年间。

走在这些凸凹不平、履痕深深的古桥、高台上,地势由平缓到上坡再到陡峭的台阶,你的思绪会随着呼吸和心跳加快,由当下逐渐切换到脚下古迹产生的年代,切换到司马迁风雨如晦、大起大落的经历,切换到《史记》描述的波谲云诡的历史场景。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,长长地舒口气,环顾四周与顶端的宫殿,再默默地拾阶而上。

经过此番路途不长却跨越数个朝代,又令人喘息、腿颤与遐想的上行,及至山顶,浏览清代所建的献殿,观赏数十通历代碑刻,拜谒寝宫中的司马迁坐像,在司马迁墓前肃立,你会愈发体会到司马迁忍辱不忘使命,笔成千古奇书的伟大,切身感受到后世对司马迁的仰慕与尊崇。

站在司马迁祠最高处,举目四望,黄河如练,梁山似屏,芝水蜿蜒环绕,阡陌纵横间,一条高架高速路巨龙般飞跨,与古

魏长城隐现的远山相接。面对这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文交织的万千气象,不由地对创建与修葺司马迁祠墓的诸多先贤,从心底生出万般敬意。其中,包括两位我在上山途中偶然知悉的齐鲁先贤。

一位是北宋东鲁(今山东)人尹阳。据“山门”介绍牌匾与碑刻载:尹阳于北宋宣和七年(1125)任韩城县令,靖康元年(1126)离任,任职仅一年。他到任后寻访古迹,见司马迁祠建筑设施坍塌,墓道荒芜,遂率众捐资投工,修建了五架四楹的寝殿,奠定了祠宇主体框架;于少梁之南、芝川之西寻得太史公遗像,依样塑立坐像,供奉于寝殿;整葺墓园、阶道与环境,使祠墓规制完备。同时作《芝川新修太史公庙记》,详述修祠始末;撰《芝川新修太史公庙诗》,述事享神,用于民众岁时祀典。这次大修是西晋建祠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扩建,并由此推动了民间祭祀的常态化。

另一位是清代山东青州府益都人翟世琪。据“河山之阳牌坊”介绍与碑刻载,翟世琪是清顺治年间进士,康熙七年至十二年(1668—1673)任韩城县令。他到任后见司马迁祠因芝水泛滥和雨水侵蚀损毁严重,遂主持并联合当地乡绅大修。工程历时数年,垫高台阶,修建朝神道与九十九级石阶,架设连通南北的天桥,裹砌加固祠基;建砖、木牌坊,题写“河山之阳”匾额与相关楹联;作《重修太史庙记》,载修祠详情及有功者姓名等。此外,翟世琪作为县令亦勤政爱民,除豪强、抚黎元、兴教化,政声卓著。康熙十三年(1674)“三藩之乱”中柳沟营兵变,他前往招谕时与二子一同遇害,以身殉职。

在千里之外无意中发见齐鲁先贤的踪迹,如同邂逅山东老乡般兴奋。我一边用手机拍下相关牌匾与碑刻,一边招呼告知同行友人,心里感觉像一下拉近了与司马迁及其故里的距离。

司马迁青年时曾游历齐鲁大地,登东岳泰山,观帝王封禅遗迹;访曲阜鲁国故都,考察孔子及儒学历史,游临淄、薛地、彭城等地,搜集齐桓公、管仲、晏婴、孟尝君等历史人物的逸闻传说等。司马迁的齐鲁之行他撰写《史记》积累了重要素材,齐鲁圣贤也因他的生花之笔更为天下人所知。千年之后,两位齐鲁先贤相继来到三秦大地做韩城县令,并率众整修扩建司马迁祠,享誉太史公故里。这或许是某种历史巧合,却展现了传统文化深厚的三秦大地与齐鲁大地,在华夏文明长河里的同脉相生,遥遥相契。

□柳复

古往今来,以黄河为题的诗歌难以计数,唐代黄河诗以其磅礴气势、昂扬激放和悲壮苍阔,铸就黄河诗歌史的巅峰,李白的黄河诗句又是峰顶明珠,闪耀光辉。

在李白写黄河的诗句中,有两段与众不同,一段在《游泰山六首》其三:“黄河从西来,窈窕入远山。凭崖览八极,目尽长空闲。”一段在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中:“西岳峥嵘何壮哉,黄河如丝天际来。黄河万里触山动,盘涡毂转秦地雷。荣光休气纷五彩,千年一清圣人在。巨灵咆哮擘两山,洪波喷流射东海。”这两段黄河诗句之所以与众不同,原因有二:都是在山巅远望或俯瞰黄河而写,一在泰山,一在华山;都写在东鲁之地,一是岱顶,二是蒙山。二者都是以东鲁视域来写黄河,前者是平静远眺所得,后者属豪情激荡而出。

天宝元年四五月间,李白游览泰山,一口气写下六首诗,定名为《游泰山六首》,其三“黄河从西来,窈窕入远山”一句,是在岱顶日观峰西眺黄河而得。站在泰山之巅,极目西望,黄河曲折幽远,宛若一条飘带两向逶迤,西入远山,东向大海。这样的诗句,非在泰山之巅远眺无以得之。在李白之前,登顶泰山的文人士子为数不少,在泰山赋诗为文者更不乏其人,而把黄河与泰山写入同一句中,李白可能是第一人。岱顶东岳庙里“西眺”匾额,因为李白的这句诗而悬挂,它提醒着后来登顶者,这里看得见黄河。其后宋元明清的诗人登泰山而写黄河者不计其数,如宋代谢克家说“岱宗峰峻昔曾闻,今朝喜得窥崖垠。俯视群峰如奔马,黄河一线流中原”,元代李简说“黄河一线几千里,吴越山川真地底”,明代郑善夫说“东岳乾坤定,黄河一缕分”,查秉彝说“天连北极千山拱,云拥黄河一线来”,清代张廷叙说“黄河一线萦银汉,碧落千寻映翠苔”,徐葆光说“白石渐移人过树,黄流细绕带为河”,刘大绅说“回扶红日千盘上,小视黄河一带中”,谢堃说“南下黄河奔若线,东浮赤日晓如轮”。

天宝四载秋天,李白的好友元丹丘“东求蓬莱复西归”,离开蒙山西赴华山,李白或在兖州,或在蒙山之麓为其送行,写下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一诗。诗中“黄河万里触山动,盘涡毂转秦地雷”“巨灵咆哮擘两山,洪波喷流射东海”,与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的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、在《赠裴十四》中的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”和在《公无渡河》中的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,历来被视为黄河磅礴气势的经典之作。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中描绘黄河气势的诗句,又是这些经典名句中的佼佼者。唐诗研究大家葛晓音认为,这首诗更重要的价值是对黄河的礼赞。她说,“诗人对西岳的大声赞叹,与黄河奔腾万里而来,冲撞山崖所激起的巨响汇成一片,如巨灵咆哮,沉雷滚地,山鸣谷动,豪壮无比。全诗的气势也如黄河落天,直射东海般一泻千里,力敌万钧。而诗人视野又始终在空中和天际,无论写西岳诸峰还是洪波喷流,都是从高处俯瞰,因而产生了‘与天俱高’的独特美感。”

这首诗在东鲁写就。李白调动记忆,以更大更远的视域,在东鲁西望黄河和华山,华山下的黄河如秦地滚雷的咆哮气势在李白胸中奔腾。李白说“黄河写入胸怀间”,泻入李白胸怀的有黄河东流汇入大海后的平静,更有一旦被触发就会咆哮出惊天气势,震荡出与生俱来的豪放雄奇、壮丽奇诡又超然世外的理想世界。李白的理想世界如梦如幻,如泣如诉,让人感受到《尚书·中候》所记载祭祭黄河出现的“荣光出河,休气四塞”:五色光彩出于黄河,祥瑞之气炫耀四方。

古人云:“山水是地上文章,文章是案头山水。”李白更上层楼,黄河是大地上的诗歌,诗歌是他心中的黄河,心被触发,黄河就磅礴而出,喷流如射。清代文学家尤侗还说:“文章凭山水以传,山水借文章以显。”李白诗句与黄河是这种互相成就的极致,李白绣口一吐,便将黄河的磅礴气势定格。诵读李白的黄河诗句,每个人都会倾倒在气势如虹的文字、韵律,激动于文字和韵律中的“荣光出河,休气四塞”。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